與僧論者聞之於 上乃下詔云老
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
果[illegible]迹殊途求其宗
也弘益之[illegible]大道之興肇於
遂古始事高有形之外
包萬物而亭育故
能經邦致治[illegible]樸還淳至如佛教之
興基於西域逮[illegible]修淳方被中土神
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
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
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
好異者望真[illegible]歸始波涌於閭
里終風[illegible]又遂使殊俗之典翻
為衆[illegible]之教翻居一乘之後
流遯迹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元
偉上德之慶天下[illegible]亦賴无為之
初互有辯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

之教翻居一乘之後
流遯悉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元

爲上德之慶天下[illegible]亦賴无爲之
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
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　可
在僧尼之前庶[illegible]之俗暢於九
有宗禮之風貽諸万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
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類内外
兼明携諸房老隨駕陳表乃至闕口
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乘榆始
逢太平之世貞同[illegible]方值聖明之
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
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无隱敢
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
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
无德而稱今道士等在僧尼之上奉以
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
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異不立館寺
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
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
之愚非曾司殺莫之能識今之道士
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
本非老君之製行三張之穢術棄五
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湯行章句從漢
魏以來常以　道化於浮俗妄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
上成忘真為同流市廛國化口不

千之妙門及同張陵漢行章句從漢
魏以來常以　道化於浮俗妄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
上誠恐真偽同流布損國化如不陳
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録道經及漢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
願天慈曲垂聽覽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勑一首
勑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
理絶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
迄乎茲辰宋朝蹔革此風少選還遵
舊貫朕稟天經以楊孝資地義而
宣禮將以名教鑿真俗而瀨鄉之基
克成天搆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
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
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
聞
　　開皇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
　　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善宣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
父義當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釋明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翦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菊
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
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
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
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
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
人重阻靈岫之風猶聳仙苑之化尚
疎未若皇運肇興隄封兼外五竺
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
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按軫莫不欽
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
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
登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
幼冲庾氷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
及宋武晩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
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緫顯議況乃夏
勅勅拜納上天之怒魏壽　行誅肆
下癘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
奉佩惶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万
國通行必使衆衆望風方弘失禮之
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
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

父義當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釋明

旨用勸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旨用勸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絶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敬俯仰惟谷慙懼實深如不陳請
有乖自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恫君
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
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
遵途於晉自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
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戢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去勑令詳議拜奉未
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
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寮寀去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
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門揚化
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棊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信之士林茂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万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須以法兼宏曠類聚難
分過犯滋繁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誚

令拜君親垂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

五乘之清範須以法乘宏曠類聚難
分過犯滋繁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
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零良由行法光時遂令王臣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炎隆）
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
是累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
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
津伏惟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
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
教莫傳擾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
危之日僧等叫閽難及徒鸝望於九
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
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
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
像更興景福光於四衆不任窮塞之
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歟）
（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入出宮禁榮閥莫加僧等詣門致書去尔）僧
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扇惟聖之風
故得衆衆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罕科易

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

故得寮案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覆科易

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為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衆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冪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勑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輙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屬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
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
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弗從禁之
夜有金跏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
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
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
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
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
謂浮屠即佛陁也此初知佛名相云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屠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
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
寶也 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迎

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授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任持終於

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　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

笠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任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　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晧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无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雀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尚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趨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比丘事）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軾干木裴光之過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
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巷以
方外之儀不辯諸華之禮乃著沙
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
六年蹔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
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
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說
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
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是也斯
諸為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
有夏州兇暴无猒以殺為樂佩像昔
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
吞妻子刑剗具如篇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
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
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
要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
身治為外教三乘之教教爭公成名

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殁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彖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緣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留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刳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轄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賀殃各推移斯自人有穾隆

援道曾无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援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弃俗從道而使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卑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

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非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令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礼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礼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礼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礼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違佛教拜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无善恶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

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
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
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
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
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
死亡无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惡諸天
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
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
不載
僧道宣等自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
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
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
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
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
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齊閑放
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
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
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
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
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
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
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

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經俯

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說
无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逢經俯
仰栖遑冈知投庇謹列内經比以故
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
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
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揔坐
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
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
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
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
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
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勑令俗官詳
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
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勑
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令衆人立理未
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
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
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
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
勑令司別立議未可輙承司禮請散
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
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
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
拜之議善惡咸録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
孔志約等議一首

死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目之義況佛之弃法事超俗表別騣同於毀傷攤錫異乎替紙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切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籍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无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蒭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惟不恆允迫深戰惕

司元議曰胥兆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摽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絕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懼門出慶賞盛無言雖有食空覺歟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本鴻之間養

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

理絶（名言而老禪門出塵遺塵無一言雖有貪空著無耶）闡慈悲之偈氣
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本爲之開發

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
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
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
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草
蹔乖而斯道無墜洎哀經雙樹鶴結
三歸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
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
屈宸衮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
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爲允
司戎議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
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
万劫紫氣浮影淚万殊於一致爰有
儒津復軔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
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脩來
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
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翳
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翔鵬逸鷃促椿
遼菌無爲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
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首道
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通資信亦爲政是基裨聲濃化而比
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

通資信亦為政是基裨聲濃化而比
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
矜傲為誇誕慶丘夫之賤直非骸於
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
君父所宜革乃日子所知非遂降綸
墨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
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
不銷聲撫壓者山无隅細必備與人
之頌以貢翦莞之說何則柱史西浮
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
變而朝而事無損益唯庾氷責沙
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礼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
是以大易經綸三聖盡衆不事王侯
大礼充切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
嚴陵踞謁光武岳夫長揖漢文介冑
豈曰觸鱗故人不為纓網惟舊詎先
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
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
或順風而礼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
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
人共五刑之設関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
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

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人伏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
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自
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則不敬其
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
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
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衡傷毀與
禮教正乖違華非結綬之色見素異
削珪之首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
不帶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
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弃情於
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撿於
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
厚於天地物則不荅君親之恩事絕
名教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
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元輸報一
念必以人王為顧首四諦則於父母
為弘益方袪塵刼永離死生豈與夫
蛋睫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
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礼
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
不忠莫大於不目何不令稱目妾以
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趍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殃深恐一跪之益不

不忠莫大於不目何不令稱目妾以
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趍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殃深恐一跪之益不
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
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
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
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
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去缺矣豈若
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
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
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
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
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
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
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
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
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
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
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
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
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
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
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
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
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

終迷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

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

終迷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趍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絶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早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崩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早其礼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棄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宜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菊狗而尊像不以菊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攜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

隅可草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

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
隅可草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
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
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
萬國歸依者居蒂茅於其間哉語曰
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
因其精誼而為利矣洎乎日光上照
皇運攸宗棄接天潢枝連寶搆籍
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別氏他族敬
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撝今此為
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俟定
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
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目
良胡寧此變目愚千慮萬不一得儻
緣斯創造无益將來於恒河沙刼有
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
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為
甚不可二也目所以汲汲其事區區
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
重興至教恒春奈苑永轉法輪一心歡
録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冊則雖死猶
生朝夕可矣竊惟詒旨微婉義難適
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睿想傍求
則誰不遇慮目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无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於胡時

莫天情畫一則可俟出之睿想侯求
則誰不竭慮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无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於明時
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能
佃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懸心管
豈天窺蛙焉兼測理絶庶幾之外事
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府銷
聲而欲烏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
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罄於心
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万
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
影茲焉金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
淆驛露而靦顏漿夏履薄氷春兢惕
巳甚被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
恩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
礼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
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
別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
出家故无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
之礼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
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目蓋此
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堅准前章无連舊貫謹議

義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望准前章无逮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職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録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鑾羽驤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袪濟塵蒙薰濡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徵坦蹋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宇法高尚稱為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

原夫在三之敬六位　峻尊卑之衆百行之本四始雄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礼稔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同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

緇衣奉佛教敬君父沙門敬君父（彈曰佛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同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乃寮外之尊帝天為域中之大教存而今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録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
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王謐云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礼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无降屈誠哉是言可為龜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
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詎稱非
自當泯若无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
維而頓賴覿天尊而雅拜塵容不
異俗致敬未乖真彈曰沙門落采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為北反白成玄且伯陽
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礼妙叶
謙尊之德遠符鄰照之規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儒宗之一派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礼四衆乃攝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舉土以為摸揩又三極之中
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曰釋衆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
裟異乎龍黼穀巾殊於鷺弁服既戎
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无爽彝式其
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肝璽
戒行精勤藻掞桐鸞梵清霄鶴錦雄
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寄寮並令盡敬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

丹彩塗漢拂桐纘梵清霄黼錦旌
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者蠲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寄寮並令盡敬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者詎宜蠲免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无宜令拜進退子戟去取自乖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弥
隆苦節捜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
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
訛弊彈曰以乖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約斯以驗餘何可觀自我
作故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
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覬微探
象外之遺宗極環中之幽致雖則蹔
駭常聽抑亦終寘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寄至於照仁
濟物崇義為心乃睠儒風理言不
異彈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辯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冲洽非儒墨之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
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
致尊崇其有弱齔蒙求薰脩靡譽
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
通允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絕法象賢欽蒙啓化儀乏搢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以直敬孰可分其德業稿俗故由茲亢礼寧容隔以尊卑但在家在
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誠哉奉君親者无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為訓以未之思望請

勅拜垂慈於後謹議

國事親事君不拜者以佛法之重誠戒奉君親者无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昔思天屬以拜為訓以未之思望請

勅拜垂慈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科簡懲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彼不運之流寧容縱之峻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礼兼且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讚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則无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礼法眼始終无二援事遂制殊經此乃首屈兩端要時妄立庶其以卑屈為耻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執議狀奏

一首司禮 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拜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黻出家非絕養之竟雖塵豈榮名之地切深

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
有不日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蔽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
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
儒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
釋礼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
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悟又道之為範雖全髮膚也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
天構大啓皇基義籍尊嚴式符高尚
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
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
常轉式資寘助今儻一朝改舊无益
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
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
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課於
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
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
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无
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乞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
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
奉詢菊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
衷追深戰惕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曰
聞對折衷存翁玄風之妙有若衆計

衷追深戰慄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曰
聞罰折柔存翁玄風之妙旨苦形甘
厚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
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
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衰其宗
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
有作万物斯覩紐維天地馳駕皇王
轉金輪於勝境搆玉京於玄域遂使
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退風落縣沙門
弘礼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摽
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絶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埃鏡皆仰化
於姚風豈有抗礼宸居獨高真軌然
輕尊倣長在人為恃目君敬父於道
无爀考詳其義跪拜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勑旨欲令僧尼道士
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
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伏聽
勑旨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

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宵隕照

今上伺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

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惠流東被至於玄北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帝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礼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搉群議沈研幽賾然其頴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弥深祗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
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
導於无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
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
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
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
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
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
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礼豈
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
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
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　道士僧尼　請依舊僧尼在前此條告貞觀十年因令食上

一　僧尼　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曰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十門義
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
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

西運遐至諸以開宗故知弘濟十門義
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
替沙門者求未来之勝果道士者信有
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絶其近
為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趍道
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
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
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為而下濟因
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
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
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
為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
至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
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
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
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
申情礼捨尊就愛弃重違經緣情猶
尚不通援教若為行用陛下統天光
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
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万物之
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
庶埜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
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
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章於聖日

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輝無讒牧我之貴現大道不明而得
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歎於聖日

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
宿著薰修啓无疆之福早摽信慧建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勑被僧
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屬之意寔深荷
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
愜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
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惶
惶輙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儻
遂恩光弥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録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礼
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
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依
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成教弥隆
故得列剎相望精廬時接人知慕善

家曉思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須下率土或尊恐直筆史書

家曉思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官書
乖佛教万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棄門同
有生之慈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殊物況挺形戒律
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
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
有越戒之儒居親有損福之累自子
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圭振遠猷
提舞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七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
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炱旒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
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聞榮係告先尊父
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
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
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
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迷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

容用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第茲內外雖復繼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
目服蕘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
亶三年是知遏密八音其於三載修
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
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淪迴未已
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
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令創改
万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
弥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
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
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
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
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
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
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
則隆於愛敬之礼闕於經典之教僧
實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
君開高尚之迹不悖佛言自取下拜
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求其福愛
拜仍獲其奪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
願請從君敬之礼以通自下之儀輕

黷虔旒弥增隕越謹言

黷宸旒弥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　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蹲不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　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訒輕發揚搖狀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水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朕水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遂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鞏羊觸蕃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瘝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詐曰忠謀質議道華教陳

前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誥恭承明

欽定四庫全書

頒請從君敬之礼以通臣下之儀輕

前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誥恭承明
命式抃且哥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
俗疇咨咸中咨表披瀝丹款未紆黃
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怖神禹蹠
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揔論　[illegible]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
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
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
起寓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
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
以累其生長捐君親斯其大旨也若
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
例十焉至如望祡山川郊祀天地欲
其利物君羣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
功益幽明異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
流也為祭之尸必叶肥腯剖牲厲熟
時為不日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
乎內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
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
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屬
勸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重道尊師則弗日矣雖謁天子無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九誘物
最師教學其在茲乎斯[illegible]之流也

殿道訓未為得言列等狀拜稽從儒
拜傷君父詐曰忠謀質議道華教陳

勸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垂道尊師則弗目矣雖謁天子無
其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
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礼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
丘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
戴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
推之流也著代笠賓尊先冠阼毋兄
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巳
任拯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
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顏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寧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顯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逆人之流也
犯五刑開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礼今沙門別毛髮絶胤嗣毀
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禀命冥尊
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
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
矣豈使絶塵之伍拜累君親閑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巳余幼耽斯務長頗
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
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聲爝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擾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

簡重以感溢暉於佛日罄燼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攝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
敬乃通心曲礼稱无不敬拜唯身屈
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
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
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
文遠公有言曰凋瘵豈待晨露哉
蓋自申其冈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
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